

渤海大学历史丛书



Studying on the Wisconsin School
of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

美国外交史学中的 “威斯康星学派”研究

曲升 著

9

 吉林大学出版社

-44

美国外交史学中的 “威斯康星学派”研究

曲 升 著

D871.29

Q781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美国外交史学中的“威斯康星学派”研究 / 曲升著.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7-5601-5637-8

I. ①美… II. ①曲… III. ①美国对外政策—学派—外交史—研究
IV. ①D871. 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0051 号

书名: 美国外交史学中的“威斯康星学派”研究
作者: 曲升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 丛立新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5 字数: 290 千字

ISBN 978-7-5601-5637-8

封面设计: 刘瑜

吉林省吉财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88499826

网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作者简介



曲升

男，1971年11月生，山东省莱州市人，渤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1992年毕业于烟台师范学院历史系，2000年获山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2007年获山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世界近现代史和美国对外关系史的教学与研究。曾在《史学月刊》《历史教学》《烟台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序 言

曲升的新作《美国外交史学中的“威斯康星学派”研究》一书终于问世，该书文字虽然不多，但是却奠定了它在我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地位。

2004年9月，曲升进入山东师范大学攻读世界史专业的博士学位，他的入学，显然是有备而来。当时，我询问他的专业取向是什么，他应声答道：美国外交史学史。他的想法与我不谋而合。

美国外交史学的重要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治学的起点是探究该学科自身发展的历史，入得此门，即攀越学术之前沿极点，一览其演进轨迹之流向，突发拔新领异之灵慧神思；这也正如曲升在书中所言：治学首先治史；治史首先要治史学史。第二，虽然美国外交史研究在国内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从业的学者以及论著也都具有相当的数量，但是，美国外交史学却鲜有人问津。究其缘由，大约是一个难度问题。凡研究学术史者，除了要博览全书，尤其是要阅读在学术史领域中重要学派的领军者的全部作品，以及对学术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论著，还要求研究者具备宏大的视野和完整系统的学术理论，以及从学术大家众多、流派纷呈、观点歧异的一堆乱像中准确地寻找和发掘事情的真相和本质的能力，也就是说，学术史的研究要求的是高深的学术功力。

关于美国史学史，国内仅有的研究成果当属美国史著名学者杨生茂先生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写出的三篇论文，其中涉及到美国外交史学的内容占据了重要的篇幅。^①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学者的一些零星作品。对美国外交史学的整体评述尚未见到，国内对美国外交史学史的研究还非常滞后。在此背景下，曲升作为一名青年学子，有此志向，可见其非凡的胆识和气魄。

《美国外交史学中的“威斯康星学派”研究》一书并非是对美国外交史学史的全面论述，而只是对其中的“威斯康星学派”的介绍和评价。作者首先对评述对象做了概念上的界定，认为所谓“威斯康星学派”实际上是“修正派”或“新左派”外交史学中的“激进派”。这一学派以威廉·威廉斯为核心，以拉夫伯、加德纳、麦考密克为骨干。该书以点带面，主要是对上述四人作出详尽的评介，实际上涵盖了影响和改变了整个美国外交史学发展进程的这一重要流派。

作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充斥美国上下的冷战体制导致了自由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化，到50年代末，由于美国的冷战战略受挫，美国的社会思潮开始向左反弹，“新左派”运动不断冲击着知识阶层和大学校园，也影响到学术界。保守时期艰难存活于威斯康星大学的“进步主义”史学传统得以复兴，于是在威廉斯的领导下，一个全新的学派蓬勃发展起来。此外，除了这种社会因素外，作者还讨论了该学派兴起的学术本身的原因。书中回顾了美国外交史学由“国家主义学派”到所谓“宫廷史学派”，再到“现实主义学派”的过程，指出“威斯康星”派正是上述流派的批判和否定。这样的分析就决定了该书的主体的深刻性质。

① 杨生茂先生的三篇论文计有：《试论威廉·阿普曼·威廉斯的美国外交史学》（载《世界历史》1980年第1、2期）、《试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学派》（载《南开学报》1982年第2、3期）、《论乔治·班克罗夫特史学》（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关于这三篇文章的内容以及对它们的评论，见拙作《我国世界史学界的一棵不老松：记杨生茂先生及其学术思想》（载《高校理论战线》2006年第1期）。

作者对威廉斯以及环绕在他周围的“三人组合”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活动做了全面的解读。在这一过程中，还从该学派的“对话者”即对立面的角度反观“威斯康星”派的学术贡献和致命的缺陷。长久以来，美国的正统史学无法解释美国外交存在的民主理想和扩张现实之间发生矛盾，而威廉斯等人将美国外交置于宏大的社会背景当中，把美国外交定性为以“门户开放帝国”为核心的扩张主义，断言美国帝国主义的形成，不是历史的断裂，而是历史自然发展至顶点的结果，美国人孜孜追求的并非民主之梦，而是帝国之梦，这样就较为合理地解开了困扰着历代史学家的难题，这无疑他们的最为重要的一大功绩。同时，美国外交史学从一门单纯的外交史蜕变为具有庞大背景的宏大史学，也是他们的又一贡献。作者还对威廉斯的研究方法做出了辨析，与众不同地认为威廉斯在方法论上是十分成熟的，不能简单地将其归为“经济决定论”。作者分析了威斯康星派的三大缺陷，还是切中肯綮的。威廉斯从外交入手，提出了医治美国社会和外交痼疾的处方，即收缩海外市场，停止扩张的步伐，将“门户开放”引申到国内。这种孤立主义的倾向当年曾经导致了进步主义的倾覆，如今也成为包括威斯康星派在内的整个“修正派”史学的致命缺点，使该学派难逃衰微的命运。不知曲升的《美国外交史学中的“威斯康星学派”研究》一书是否认同这一分析。

该书以对威廉斯等四位历史学家及其学说的评述为线索，逐层展开“威斯康星”学派的庞大的观点体系。作者并没有仅仅局限在对单一的学派的评论，而是在评述的过程中，涉及到美国外交史学形成之后几乎所有的流派，以及它们之间的互为承继和歧异的流变关系，实际上作者在写作时着眼的是整个美国外交史学史。全书内容极其丰富，已经远远超出了论题所限定的范围。这正是我对于该书感到极大的兴趣、恨不能一口气将它通读完毕的最为根本的原因，也希望这本著作能够吸引更多的读者。

《美国外交史学中的“威斯康星学派”研究》虽然只是针对美国

外交史学当中的一个重要流派所做的评述，但是，对曲升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我相信，经过曲升这一代学人几年乃至十几年的潜心研究，一部由我国学者写出的美国外交史学全史必将问世，而这种研究也必然会将我国的美国外交史学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和水平。

是为序。

王玮

2010年5月于济南

目 录

导 言	1
一、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1
二、本课题学术史回顾和研究资料综述	10
三、研究方法和思路	16
第一章 战后初期美国国内冷战体制影响下的 史学界	19
一、战后美国国内冷战体制的建立及其对国内政治、意识 形态及学术的影响	19
二、“反进步主义史学”的兴起	29
三、战后至 60 年代美国外交史学各主流学派	33
第二章 “威斯康星学派”的形成与流变	48
引言 关于学派产生、成长的社会学理论	48
一、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威斯康星观念”与“进步 主义”史学传统	50
二、弗雷德·哈维·哈林顿:“威斯康星学派”的教父	53

三、威廉·A·威廉斯：威斯康星学派的创立者	61
四、沃尔特·拉夫伯、劳合·加德纳与托马斯·麦克密克： “三人组合”	70
五、威斯康星学派形成的启示	72
六、威斯康星学派的兴衰流变	73
第三章 威斯康星学派与“对话者”	80
一、小施莱辛格与威斯康星学派	82
二、马多克斯批“新左派”引发的风波	92
三、约翰·刘易斯·加迪斯与威斯康星学派	101
小结 学术论战背后的权力与意识形态之争	113
第四章 威廉·阿普曼·威廉斯的外交史学	115
一、“世界观”：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新路径	115
二、美国外交政策的本质：追求帝国的扩张主义政策	119
三、“门户开放帝国主义”的生成与发展	121
四、美国外交的悲剧	127
五、美国内外政策的改良方案	130
六、对威廉斯“门户开放”学说实证方面的批评	138
七、威廉斯外交史学的方法论特征	143
小结 威廉斯外交史学的遗产	153
第五章 沃尔特·拉夫伯的外交史学	156
一、美国走向帝国主义扩张的研究	157
二、关于冷战历史根源的研究	166
三、美拉关系研究	169
四、冲突：美日关系史研究	179
五、美国与全球化问题研究	185
小结 美国强权的冷静质疑者	192

第六章 劳合·C·加德纳的外交史学	195
一、“新政”外交研究	195
二、方法论转向:从经济转向观念意识	199
三、20 世纪的美国与世界秩序问题研究	202
四、越南战争研究	212
五、加德纳与冷战史学	221
小结 充满战斗力的“新左派”乐观主义者	234
第七章 托马斯·J·麦考密克的外交史学	237
一、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研究	237
二、美国外交史学方法论创新方面的探索	249
三、对世界体系论的探索	256
四、美国半世纪:用世界体系论分析冷战时期的美国 外交政策及其霸权兴衰	261
小结 美国霸权衰落的预言者	273
第八章 结论与思考	278
一、威斯康星学派的学术特征	279
二、作为美国外交政策批评者的威斯康星学派	283
三、威斯康星学派的学术贡献	285
四、衰朽中的遗产与启示	292
参考文献	306
后 记	324

导 言

一、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治学首先治史；治史首先要治史学史。柯林伍德常言，研究任何一个历史问题，须先掌握这个问题本身的历史，也就是学科史。

本研究课题当属史学史或学术史研究的范畴，研究对象是美国外交史学中的“威斯康星学派”，但着眼点却是战后美国外交史学的变迁。之所以选择此一研究范畴，是基于笔者对美国外交史学发展史的一种观察和对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发展的关切。

1. 学术意义

美国外交史学作为美国大学历史学科中一门相对独立的专业科目，产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今也就七八十年的历史。然而，在这不算太长的的发展进程中，美国外交史学界可谓史家辈出，流派纷呈，著述更是汗牛充栋，数不胜数。尤其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危机”期之后，美国外交史学又呈现出勃勃的生机，这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也让人不由得追问：美国外交史学快速发展的不竭动力源自何方？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关键的一点，在于美国外交史学界具有结集、反思和批评的自觉性与优良传统。早在1935年，第一代专业外交史学家中的杰出代表塞缪尔·比米斯与戈兰斯·格利芬就编写了

第一本《美国外交史指南》^①，汇总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为美国外交史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7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的推动下，美国外交史学界结集、反思和方法论创新的活动以更大的规模和声势进行开来。首先，美国外交史学界又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结集活动，就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主要问题和相关著作进行了总结，全面反映了美国外交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为进一步的研究梳理了源流、提供了参考^②。其次，一批美国外交史学史的杰作涌现出来：杰拉德·海恩斯、塞缪尔·沃克主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历史编纂的回顾》，以及杰拉德·库姆斯的《美国外交史：两个世纪的常变解释》^③，以间为序，系统地总结了不同时代的史学家对不同时代的美国外交重大问题的见解，对于了解美国外交史学的起源、流变及现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由迈克尔·霍根主编的史学史姊妹篇《美国在世界上：1941年以来的美国外交史学》、《强权之路：1941年前的美国外交史学》^④，汇集了美国外交史学界不同问题领域的顶尖学者对最新的美国外交史著作所进行的评论，是了解美国外交史学最新动向的权威之作。第三，方法论创新方面成果卓著。迈克尔·霍根和

-
- ① Samuel Flagg Bemis and Grace Gardner Griffin, *Guide to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775-1921*,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5.
 - ② Alexander Deconde e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Gale Group, 1978; Richard Dean Burns ed., *Guide to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since 1700*. Santa Barbara, CA: ABC-CLIO, 1983; Stephen A. Flanders and Carl N. Flanders, eds, *Dictionary of American Foreign Affairs*, New York, 1993; Bruce W. Jentleson and Thomas G. Paterson, eds, *Encyclopedia of US Foreign Rel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Robert L. Beisner,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since 1600: A Guide to the Literature*, Santa Barbara, Calif.: ABC-CLIO, 2003.
 - ③ Gerald K. Haines and J. Samuel Walker eds.,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A Historiographical Review*, Greenwood Press, Connecticut, 1981; Jerald A. Combs,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 Two Centuries of Changing Interpretatio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 ④ Michael J. Hogan ed., *American in the World: The Historiograph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since 194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aths to Power: The Historiograph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to 194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托马斯·帕特森主编的《解释美国对外关系史》^①一书表明,“游走于边界”,更多地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如“世界体系论”、“依附论”、“均势论”、“官僚政治理论”等等,把美国外交史的研究引向“国际史”之路,实现“文化转向”,已成为学界的共识。此外,一些学者开始提出新的综合解释范式。例如,托马斯·麦考密克和迈克尔·霍根的“合作主义”范式(corporatism)^②;查尔斯·R·利雷和迈克尔·亨特(韩德)的“非政府行为体—政府—对外关系”三层分析框架^③;约翰·加迪斯提出了“跨学科视角”^④;爱德华·克莱普尔的“帝国”分析范式^⑤,都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正是在这种自觉的、持续不断的结集、反思和批评活动中,美国外交史学界获得了对自身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的明了把握,从而保证了有意义问题的提出及创新成果的出现。

概言之,学术史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专攻外国史或世界史的中国学者来说,尤其需要加强对相关学术史的研究。因为,我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大多是在阅读美国同行的相关著作的基础上展开的,但是,由于对美国外交史学本身发展状况缺乏了解,中国学者对所借助的美国学者的作品的解读,往往是不充分的,不确切的,借用来的观点和方法可能是过时的、有问题的。因此,为提高我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水平起见,美国外交史学史的研究,就不仅仅是一个跟上的问题,而是必须先行一步、做好铺垫的问题。这样才能紧跟国际

-
- ① Michael J. Hogan and Thomas G. Paterson eds., *Explain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② Thomas J. McCormick, "Drift or Mastery: A Corporatist Synthesis for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10, Dec. 1982, pp. 318~330.
 - ③ Charles R. Lilly and Michael H. Hunt, "On Social History, the State and Foreign Relations; Commentary on 'The Cosmopolitan Connection',"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1, Summer 1987, pp. 243~250.
 - ④ John Lewis Gaddis, "New Conceptu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4, Summer 1990, pp. 411~416.
 - ⑤ Edward P. Crapol, "Coming to Terms with Empire: the Historiography of Late-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6, Fall 1992, pp. 573~597.

学术前沿，创造出有特色的学术产品。问题是，从何处入手开始学术史的研究？笔者以为，找准某一学派作为切入点，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本研究以“威斯康星学派”作为开掘处，其理由需从基本概念厘定说起。

2. 学派、“威斯康星学派”、“修正派”、“新左派”

任何一门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总会形成某些约定俗成的标签，以便对众多研究者个体进行大致的归类。这些约定俗成的标签，即人们常说的“流派”、“派别”或“学派”。这是三个含义有所出入的概念，尽管人们在使用时，经常把它们混为一谈，不加区别。

按照前苏联历史学家杰缅季也夫的观点，由共同方法论原则（如实证主义或新实证主义）联合在一起的一批没有组织形式的历史学家叫作“流派”。“派别”则是不但在方法论原则上接近、而且对这些原则的解释和著作的课题范围都互相接近的一批学者。共同的教学方式，有时还以一家大学或一位重要学者为中心的聚合，则是划分“学派”的标准^①。在英文当中，很难找到在含义上与杰缅季也夫的“流派”、“派别”完全契合、相应的词汇。英语的通常做法是在某一名词后面加后缀-ist，这种类型的名词我们通常翻译成“某某派”，也就是杰缅季也夫界定的“某流派”或“某派别”。例如现实主义派（realist）、理想主义派（idealist）。英文当中的“学派”（school）概念，与杰缅季也夫的“学派”概念有所不同。根据网络版《韦伯斯特大辞典》的解释，“学派即在某一领域（如哲学、神学或医学）持共同原则，或有同一师承的（一些）人。如亚里士多德学派”^②。中文中“学派”的含义与英文相仿。《辞海》对“学派”的解释为：“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如紫阳（朱熹）学派；姚江（王守仁）学派”^③。可见，“学派”的概念强调两点：某些共同的原则；严格的师承关系。

① 董进泉译：《欧美近现代史学史》（上、下），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序言”，第6页。

② <http://www.m-w.com/cgi-bin/dictionary?book=Dictionary&va=school>

③ 《辞海》（中卷）第2577页。

在美国外交史学界约定俗成的众多标签中^①，“威斯康星学派”可以说是符合中英文“学派”概念的唯一学者群体。它由弗雷德·哈维·哈林顿（Fred Harvey Harrington）奠基，威廉·A·威廉斯创立，威廉斯本人及沃尔特·F·拉夫伯（Walter F. LaFeber）、劳合·C·加德纳（Lloyd C. Gardner）、托马斯·J·麦考密克（Thomas J. McCormick）为主要成员，有着严格师承关系和大致相同的史学观点和方法论的知识分子共同体。该学派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末，其影响力在60年代至70年代初达到高峰，80年代式微，冷战结束后又适度回升。在美国外交史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众多学术流派中，像“威斯康星学派”这样具有严格师承关系的，可以说绝无仅有，这本身就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社会现象，值得研究。更重要的是，“威斯康星学派”是把握和观察战后美国外交史学的一个集中、切近和有效的途径。

战后美国外交史学经历了从“正统派”到“修正派”再到“后修正派”的变迁，这一史学常识人所共知，无须赘言。对本研究课题来说，需要弄清楚的是“威斯康星学派”、“修正派”与“新左派”之间的关系。

美国史学“新左派”是一个大概念，是源于50年代后期，盛于60年代的“新左派”社会思潮在史学中的反映。从发展谱系来说，“新左派”是对以“一致论派”为核心的“新保守派”（neo-conservative school）的

① 美国著名外交史学家迈克尔·亨特（韩德）开列了一张流行于美国外交史学界的标签清单：传统主义者（或称传统派 traditionalist）、国家主义派（nationalist）、孤立主义者和新孤立主义者（isolationist and neo-isolationist）、宫廷史家（court historian）、国际主义者（internationalist）、正统派（orthodox）、现实主义派（realist）、新左派（New Left）、威斯康星学派（the Wisconsin School）、门户开放学派（the open-door school）、合作主义学派（corporatist）、后修正派（postrevisionist）、保守主义者（conservative）、新保守主义者（neo-conservative）。参见：Michael H. Hunt, “The Long Crisis in U. S. Diplomatic History: Coming to Closure”, in Michael J. Hogan ed., *America in the World: The Historiograph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since 1941*, p. 121. 对这一标签序列进行简单的分析，会发现它们大都具有片面化（即仅反映了研究者思想的一个方面）、僵化（即看不到研究者的思想倾向和方法论特征的变化性）以及意识形态化等弊端。所以，贴标签时应该考虑到标签的弹性、可变性及客观性。“威斯康星学派”就是一个基本上符合上述标准、同时又被美国外交史学界比较广泛使用的标签。

反动;从所指范围来说,它涵盖了整个美国史学。

“修正派”是一个中观概念,是“新左派”史学在外交史学的分支。关于“修正派”的概念,美国史学也有诸多论述。沃伦·科恩1967年的著作《美国修正派》是这样界定“修正派”的:“在两次世界大战后,以说教美国人民改变其关于两次大战起源以及美国参战原因之固有观念为己任的一班人”^①。科恩的概念虽然指出了修正派研究的主题是美国卷入国际冲突的进程及其后果,却没能说明修正派史学的特征。

自称为“毫不妥协的修正派”的威廉·A·威廉斯对“修正派”也有过界定。他说,“修正派就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在新的关系中相互联系地重新审视基本事实的人。他更像是一位用旧钢材制造链条,而不是加进一些新东西把它变成更好的钢材的人”^②。言下之意,修正派之所以为修正派,不在于他们对新材料的挖掘和运用,而在于他们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与前人不同。

相对而言,亚赞·西奥哈利斯(Athan G. Theoharis)对修正派史学特征的归纳最为完整和全面。他指出,修正派“要做的,不仅限于对特定历史事件和决策进行简单的重新审查,而是要向传统史家持有的一系列假定提出挑战……修正派史家决不接受政策制定者的动听言辞和表面价值,而是倾向于把当政者吹嘘的‘理想主义’视为假面具,它掩饰的是当政者即便不能称为罪恶的,也不能说是高尚的目的……修正派史家主张,美国卷入国际冲突的原因不应当从外部去找,它不是国际形势的发展使美国别无选择的结果;而应当从国内因素去找,是决策者蓄意而为(或考虑不周)的结果”。西奥哈利斯还把修正派划分为五支:一战修正主义者、右派修正主义者、左派修正主义者、越战修正主义者和国家安全修正主义者。本文所说的修正派,即西奥哈利斯所指的左

① Warren Cohen, *The American Revisionists: The Lessons of Intervention in World War I*, Chicago, 1967.

② Williams, “Confessions of an Intransigent Revisionist”, *Socialist Review*, 1973, 转引自 Henry W. Berger ed., *A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Reader*, Chicago, Ivan Dee, 1992, p. 338.